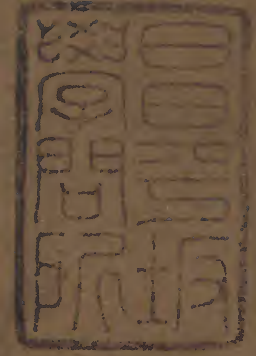


朱子經濟文衡續集

一之三



| | | | | | |
|---|---|---|---|---|---|
| 漢 | 子 | 九 | 一 | 六 | 類 |
| 書 | 一 | 四 | 一 | 六 | 類 |
| 門 | 一 | 一 | 一 | 一 | 類 |
| 架 | 一 | 一 | 一 | 一 | 類 |
| 函 | 一 | 一 | 一 | 一 | 類 |
| 冊 | 一 | 一 | 一 | 一 | 類 |

| | | | | | |
|---|---|---|---|---|---|
| 漢 | 九 | 一 | 六 | 類 | |
| 書 | 一 | 四 | 一 | 六 | 類 |
| 架 | 一 | 一 | 一 | 一 | 類 |
| 函 | 一 | 一 | 一 | 一 | 類 |
| 冊 | 一 | 一 | 一 | 一 | 類 |

| | |
|----|----------|
| 漢 | 9416 |
| 冊數 | 16 (9) |
| 函號 | 298 258 |

共十六本



Kodak Gray Scal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類編標註文公朱先生經濟文衡目錄

○卷之一

聖學類

論古今帝王務學之要

謂人主當講學以正心

論聖賢為學先後之道

論古人為學次序之道

論人主之學在於敬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

論人君當務學以進德

論為學能變化氣質

○卷之二

聖德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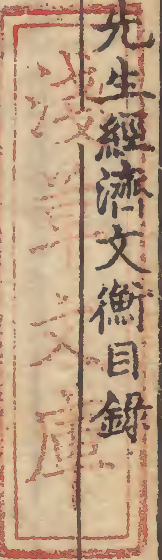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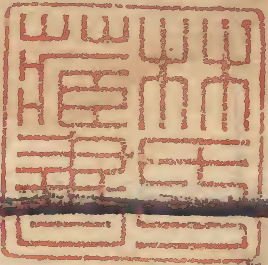
論大學明德新民之道

論大學傳首章釋明德之義

論大學傳二章釋新民之義

論大學傳三章釋止善之義

論大學傳四章釋物有本末之義



續集

論大學傳所以釋經之義

○卷之三

脩身類

謂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

謂當脩身以齊家

謂大學脩身之義

○卷之四

正心類

謂天下事皆本於聖心

論人心道心之別

謂仁者本心之全德

論太祖正心之法

凡事當裁之以心

謂聖心正凡事無不正

謂心有天理人欲之異

論人心各有當然之理

○卷之五

誠意類

論大學傳六章釋誠意之義

致知類

論大學知止之道

論大學知所先後之道

論大學知至之道

格物類

論大學物格知至之義

○卷之六

聖孝類

謂父子慈孝本於天性

謂處天下之事有變有權

乞瑞慶節不受賀禮

乞就班賀指揮不受

乞三年內並免稱賀

謂當務抑損以盡孝道

聖治類

論大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

○卷之七

新政類

講學脩攘任賢今日急務

謂今日當於三事果斷力行

謂當謹初政以重自新

時政類

謂當嚴天理人慾之辨

謂今日事勢當先其所難

○卷之八

儲德類

謂宋選東宮官以善輔導

謂宜擇師傅以輔皇儲

宰相類

臺諫給舍附

謂當擇正人以重其任

謂宜精選任以明體統

君子小人類

謂宜遠便嬖以近正直

監司守令類

謂宜正朝廷本原之地

○卷之九

公道類

謂當抑私恩以抗公道

求言類

謂當採擇人言以圖自新

謂當因災異下詔求言

謂乞差官者詳四方獻疏

乞令者詳官面奏封事貼說

紀綱類

人主當正心術以立紀綱

謂朝廷皆以私意廢壞紀綱

謂宜振紀綱以厲風俗

謂宜絕左右以正紀綱

謂宜戒左右勿預朝政

謂人主不當求聰明之名

○卷之十

風俗類

謂風俗不知忠義名節

賞罰類

劾奏賈祐之抄割不實

劾奏密克勤偷盜官米

劾奏朱熙績不伏賑糶

薦龍溪宰治行

民力類

謂恤民之實在省賦治軍

謂州縣催督財賦以困民力

國用類

論鹽課私販之弊

論酒課坊場之弊

論宜節財用以固邦本

○卷之十一

財賦類

乞蠲減稅錢增起之類

再乞蠲減南康星子縣稅

乞從民便送納錢絹

乞聽絹貴處納錢賤處納絹

乞免台州丁絢

乞除州縣經總制錢

乞禁州縣科罰之弊

乞捐減上供錢額

乞減經總制錢額

乞減添差員數之弊

○卷之十二

荒政類上

南康賑濟

推廣御筆減稅決獄二事

乞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

乞截留米綱充軍糧賑糶賑給

乞借上供糶本并倚閣夏稅錢帛

乞撥賜苗米充軍糧支遣 繳納南康任滿合奏事件

乞放租稅應副軍糧 乞倚閣夏稅

乞撥兩年苗稅

○卷之十三

荒政類下 浙東賑濟

申請前後救荒合行事件 再奏講求荒政

乞撥官會度牒及賞獻助 論救荒合行事宜

乞住催紹興苗稅 乞住催積年舊欠

繳回督責賦稅指揮

○卷之十四

和買類

乞除浙東和買絹數 乞減紹興和買四條

再申明畝頭物力之說

市糶類

乞約束場務邀阻商販 乞禁止州郡過糶

○卷之十五

勸糶類

乞早推賞獻米賑濟上戶 乞不候諸司保明而與推賞

常平義倉類

奏劾擅支常平義倉米

後法類

論差後利害條件

兩具申省利害事理

○卷之十六

經界類

條奏經界行否利害

論產錢租米輕重之由

論租米寄搭鄰戶之弊

再申諸司論經界利害

回申諸司備生聖旨指揮

再申運司論經界利害

○卷之十七

水利類

乞募饑民修水利

再乞台州黃岩早行修築

陂堰類

乞修築石隄以通船運

營寨類

論增置都昌新寨利害

保甲類

乞禁首領輒擅閱集

○卷之十八

邊防類

謂宜絕和議以定修攘

謂宜罷和議以盡戰守

謂修德業正朝廷立紀綱

將帥類

謂將帥殖私財以求進用

屯田類

謂屯田不行反為民害

宜募軍士游士分為兩屯

○卷之十九

刑獄類

謂當先正尊卑上下之分 謂當重州縣治獄之官

乞令縣丞同行推訊

學校類

乞賜白鹿洞書院勅額 再乞賜書院勅額

禮樂類

乞頒降政和禮書 乞增修政和禮書

謂乞修三禮以備制作

○卷之二十

廟議門

論僖祖之廟當不遷

論不當遷二祖及析太祖太宗各為一世

論王安石嘗議僖祖不當遷

再上僖祖不當祧之議 再述宗廟重事當改之意

乞降出元奏劄子 乞降議定詔意指揮

○卷之二十一

陵議類

謂宜擇吉土以安神穴 不宜拂天入之心以致變異

喪制類

謂三年通喪之禮 論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

祭祀類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 謂當明義理以絕神姦

○卷之二十一

褒錄忠義類

乞贈陶威公廟額

乞褒錄高登忠義

異端類

論佛老異端之害

論營商功利之失

災異類

乞修德政以弭天變

謂宜克己自新以弭災變

旱蝗類

回奏御筆捕蝗指揮

類編標註文公朱先生經濟文衡目錄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一

○聖學類

論古今帝王務學之要

是年夏五月先生祠滿復請六月 孝宗皇帝即

位詔求直言先生應詔上書論講學脩攘任賢二

事此居其首書上是月得祠明年癸未召赴行在

此段首論堯舜禹務學之本次論帝王格物致知

之要末謂大學孔氏遺書宜延訪真儒以備顧問

臣聞堯舜禹之相授也其言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執厥中夫堯舜禹皆大聖人也生而知之宜無事於學

矣而猶曰精猶曰一猶曰執者明雖生而知之亦資學以成

之也 陛下聖德純茂同符古聖生而知之臣所不得而窺

堯舜禹之心
學受之要

記誦
華藻
虛無
寂滅
非以
為學

古人
格物
致知
自然
意誠
心正

人君
之學
與不

治國
否

大率
一書
皆古
人治
天下
之道

宜赴
訪真
儒以
備顧
問

學齊文新

讀集卷一

二

也然竊聞之 陛下毓德之初親御簡策衡石之程不過諷

誦文辭吟咏情性而已此年以來聖心獨詣欲求大道之要

又頗留意於老子釋氏之書此孟子所謂先攻邪心之義疎遠傳聞詳意疏曲未知信否然私獨以

為若果如此則非所以奉承天錫神聖之資而躋之堯舜之

盛者也蓋記誦華藻非所以探淵泉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

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是以古者聖明王之學必先格物

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事物之過乎前者此論帝王為學之道義理所存纖微

畢照瞭然心目之間不容毫髮之隱則自然意誠心正而所

以應天下之務者若數一二辨黑白矣為惟不學與學焉而

不主乎此則內外本末顛倒繆戾雖有聰明睿智之資孝友

恭儉之德而智不足以明善識不足以窮理終亦無補乎天

下之治亂矣然則人君之學與不學所學之正與不正在乎

方寸之間而天下國家之治不治見乎彼者如此其大所係

宜淺淺哉易所謂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此類之謂也蓋致知

格物者堯舜所謂精一也正心誠意者堯舜所謂執中也自

古聖人口授心傳而見於行事者惟此而已至於孔子集厥

大成此論大學孔氏遺書然進而不得其位以施之天下故退而筆之以為六經

以示後進之為人下國家者於其間語其本末終始先後之

序尤詳且明者則今見於戴氏之記所謂大學篇者是也故

承議郎程顥與其弟崇政殿說書顧近世大儒實得孔孟以

來不傳之學皆以為此篇乃孔氏遺書學者所當先務誠至

論也臣愚伏願 陛下捐去舊習無用浮華之文攘斥似是

而非邪詖之說少留聖意於此遺經延訪真儒深明厥旨者

置諸左右以備顧問研究充廣務於至精至一之地而知天

下國家之所以治者不出乎此然後知躬用之一原顯微之無間而獨得乎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所傳矣於是考之以六經之文監之以歷代之迹會之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 陛下之明聖而所以浚其源輔其志者如此其備則其所至豈臣愚昧所能量哉 壬午應詔封事 孝宗新政

謂人主當講學以正心

先是戊申歲除先生主管太乙宮兼崇政殿說書時 壽皇已有倦勤之意欲以為燕翼之謀先生嘗草疏凡十事此其一也會執政有不合者先生遂力辭新命除秘閣修撰仍奉外祠疏不果上此段專論人主當以講學正心為本而學又有邪正之別

一身之主在於心

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

古人以正心為本

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跡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眾嘗試驗之

正心在於講學

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財之殖雜進於衆鳥可不致其謹前日新月盛其間心跡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

學有邪正之別

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須臾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

學之邪正
係行
事得
夫

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
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
邪而心有不邪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
之邪正其係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
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己酉歲
上封事 光宗初政

論聖賢為學先後之道

是年秋七月甲子 寧宗即位八月己未除先生
煥章閣待制侍講冬十月戊子朔至白長沙乞且
帶舊職奏事已丑入國門辛卯入對延和殿此第
一劄也初上在藩邸聞先生名每恨不得為本宮
講官至是首加召用皆出聖意

以篇論聖賢為學之道必先窮理窮理之要在於
讀書而讀書之本又在乎循序致精居敬持志

人性
有氣
質物
欲之
累必
資於
學
為學
之道
莫先
窮理

臣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
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
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
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修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
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誦章之謂而
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
可為 陛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
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
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
有理為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為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為夫婦

窮理

論窮理之要

此

窮理之要必在讀書

為兄弟為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為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此以下論讀書之法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為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為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為君子而吉背之者為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為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為戒是其繁然之跡必然之效蓋無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此以下論循序致精之本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急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此為茶之道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啟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忽忽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又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為勸者深惡之為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為讀書之法也若夫此以下論居敬持志之方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為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為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騫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之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

讀書之法必循序致精

覺其身之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

致精之道必居敬持志

當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所謂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誠能嚴恭實
 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為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
 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
 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為讀書之本也此教語者皆
 愚平生為學艱難辛苦已試之效切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
 不過如此此真得古人格法之道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
 亦無以易之特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聞此等語
 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
 每抱遺經徒切慨嘆今者乃遇 皇帝陛下始初清明無他
 嗜好獨於問學孜孜不倦而臣當此之時時蒙引對故敢忘
 其固陋而輒以為獻伏惟 聖明深賜省覽試以其說驗之

於身蚤寤晨興無忘今日之志而自強不息以緝熙于光明

使異時嘉靖邦國如商高宗興衰撥亂如周宣王以著人主

講學之效卓然為萬世帝王之標準則臣雖退伏田野與世

長辭與有榮矣 甲寅行宮便殿奏劄二 寧宗初政

先生是行至上海聞首相以批逐有憂色曰大臣進退亦

當存其體貌豈宜如此或謂此蓋廟堂之意先生曰主上

新立豈可導之輕逐大臣耶及至六和塔永嘉諸賢俱集

各陳所欲施行之策紛紛不決先生曰彼方為几我方為

肉何暇議及此哉蓋是時近習用事 御筆指揮皆亦有

端故先生憂之

論古人為學次序之道

先生奏事便殿既畢庚子內引辛丑受詔進講大

學兼實錄院修撰遂編次成帙以進此其首序也
此篇論古人為學具有次序故治日多亂日少後
世不知有學故亂日多治日少我朝二程講明大
學之訓後之修己治人以及于平天下者斷不外
此

人有氣稟物欲所以不能知其性

臣嘗切謂自天之生此民而莫不賦之以仁義禮智之性叙
之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則天下之理固已無不
具於一人之身矣但以人自有生而有血氣之身則不能無
氣質之偏以拘之於前而又有物欲之私以蔽之於後所以
不能皆知其性以至於亂其倫理而陷於邪僻也是以古之
聖王設為學校以教天下之人使自王世子王子公侯卿大
夫元士之適子以至庶人之子皆以八歲而入小學十有五

後世不知學之失

一程發明大學之訓

歲而人大學必皆有以去其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以復其性
以盡其倫而後已焉此先王之世所以自天子至於庶人無
一人之不學而天下國家所以治日常多而亂日常少也及
周之衰聖賢不作於是小學之教廢而人之行藝不脩大學
之教廢而世之道德不明其書雖有存者皆不過為世儒講
說口耳之資而已未有能因其文以既其實必求其理而責
之於身者也是以風俗敗壞人才衰乏為君者不知君之道
為臣者不知臣之道為父者不知父之道為子者不知子之
道所以天下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皆由此學不講之故
也至于我朝天運開泰於是河南程顥及其弟頤始得孔孟
以來不傳之緒而其所以開示學者則於此篇之旨深致意
焉若其言曰大學乃孔氏遺書須從此學則不差又曰大學

乃初學入德之門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序者賴有此篇尚
我朝人運開泰政大儒輩出而教
存其他則莫如論孟其可謂知言之要矣後之君子欲脩己
以治人而及於天下國家者豈可以舍是而求哉
經進大學

講義 寧宗初政

論入主之學在於敬

事目同上

此篇論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後世教化不脩例
不知學而尊且貴者尤甚然而尚幸有可為者曰
敬而已若能從事於此以求放心猶可以為窮理
之本

古者無不學而王之

抑臣聞之治古之世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王者之子弟其
之為尤密蓋自其為赤子之時而教已行矣及其出就外
則又有小學之學及其齒於胄子則又有大學之學凡所以

後世不知學而有尊且貴者尤甚

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之具已先熟於為臣為子之時故
其內外疑肅思慮通明之效有以見於君臨天下之日所以
能秉本執要酬酢後容取是舍非如此則君德所以日進而妄言邪說無
足以亂其心術也降及後世教化不脩天下之人例不知學
而尊且貴者為尤甚蓋幼而不知小學之教故其長也無以
進乎大學之道凡平日所以涵養其本原開導其知識者既
已一切鹵莽而無法則其一旦居尊而臨下決無所恃以應
事物之變而制其可否之命至此而後始欲學其小學以為
大學之基則已過時而不暇矣夫手握天下之圖身據兆民
之上可謂安且榮矣而其思乃茫然不知所以御之之術使
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於前騁其擬議窺覷

使今日

中外小大之臣皆得以肆其欺蔽眩惑於前騁其擬議窺覷

於後是則豈不反為大危大累而深可畏哉然而尚幸有可

為者亦曰敬而已矣若能於此深思猛省痛自策勵兼取孟子程氏之言便從今日從事於敬以求放心則猶可以涵養本原而致其精明以為窮理之本伏惟 陛下深留聖意實下工夫不可但崇空言以應故事而已也 同上

乞不以假故逐日進講

先生既受詔進講大學士寅章恩授朝請郎甲辰例賜紫章服乙巳晚講故事講筵假故生講日分多日准一講先生乞除駕出旬休國忌節假佳講外餘雙隻日並早晚講從之

此篇專務進益聖德使歲修游息無非典學之時伏見近制每遇隻日蚤晚進講一及至當日或值假故即行權罷又按故事將來大寒大暑亦係罷講月分恭惟 陛下天性好學晨夕孜孜雖處深宮必不暇逸但臣誤蒙選擇以經入侍固當日有獻納以輔聖志今乃淹旬累月不能脩其職業素餐之刺實不自安故嘗面奏暇日無事正宜進講已蒙聖慈俯賜嘉納今已兩日未見施行因省昨來所陳似亦未詳悉今別具奏欲乞 聖明特降睿旨今後除朔望旬休及過宮口外不以寒暑雙隻月日諸色假故並令逐日蚤晚進講內有朝殿日分伏恐聖躬久坐不無少勞却乞權住當日蚤講一次庶幾歲修游息無非典學之時聖德日躋天下幸甚 謹講劄子 寧宗初政

無事 正宜 進講

乞 今 蚤 晚 進 講

論人君當務學以進德

先生既居講筵每講務積誠意感悟上意講畢有

可以開益聖德罄竭無隱上亦虛心嘉納因復進

疏勉上進德

此篇專論人君之學當求放心以為進德之本

臣竊聞周武王之言曰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稟

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而孟子又曰克舜性之湯武之

蓋嘗因此二說而深思之天地之大無不生育固為萬物

之父母矣人於其間又獨得其氣之正而能保其性之全故

為萬物之靈若元后者則於人類之中又獨得其正氣之盛

而能保其全性之尤者是以能極天下之聰明而出於人類

之上以覆冒而子蓄之是則所謂作民父母者也然以自古

聖賢觀之惟帝堯大舜生而知之安而行之為能履此位當

此責而無愧者成湯武王則其聰明之質固已不能如堯舜

之全矣惟其能學而知能利而行能擇善而固執能克己而

復禮是以有以復其德性聰明之全體而卒亦造乎堯舜之

域以為億兆之父母蓋其生質雖若不及而其反之之至則

未嘗不同孔子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正此之謂也共惟皇帝

聰明之質性之於天固非常情所能窺度然而生長深宮春

秋方富臣恐稼穡艱難容有未盡知人之情偽容有未盡察

國家憲度容有未盡習至於學道脩身立志揆事之本制世

御俗發號施令之要亦容有未能無待於講而後明者故切

以為陛下誠能於此深留聖意日用之間語嘿動靜必求

放心以為之本而於玩經觀史親近儒學已用力處益用力

焉敷召大臣切劘治道俾陳今日要急之務畧如仁祖開

天章閣故事至於羣臣進對亦賜溫顏反復詢訪以求政事

堯舜生知之安行之道

利行之功

宜親近儒臣以古聖賢自期

之得失民情之休戚而又因以察人材之邪正短長庶於天下之事各得其理經歷詳盡浹貫通聰明日開志氣日強德聲日聞治教日著四海之內瞻仰畏愛如親父母則是反之之至而堯舜湯武之盛不過如此不宜妄自菲薄因循苟且而不復以古之賢聖自期也臣本迂儒加以老病自知無用分甘窮寂今者徒以趣召之峻冒昧而來耳目筋骸皆難勉強然而未敢遽以告歸為請者誠感眷遇之厚猶欲少忍須臾以俟 陛下聖志之立聖學之成決知異日姦言邪說不能侵亂果如前所期者然後乞身以去則為上不負天子讀至此可見先生堯舜其君之意如此其切下不負所學而臣主俱榮矣顧以此事在臣但能言之而其用力則在 陛下萬一暮景迫人不容宿留則抱此耿耿私恨無窮伏望 聖慈憐臣此志察臣此言策勵身心勉進德業使臣蚤得遂其所願則雖夕死瞑目無憾矣乞進德劄子

寧宗初政

論為學能變化氣質

事目同上

此篇論變化氣質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所以勉進君德用力之要惟在於此

臣聞中庸有言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而无玷館職呂大臨為之說曰君子所以學者為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此人之所以不可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強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柔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

性者人所同

才者人所異

異
誠者
所及
反其
同變
其異

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
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求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
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為不仁甚矣臣少時
讀書偶於此語深有省焉奮厲感慨不能自已自此為學方
有寸進食芹而美敢以為獻 點黃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

○聖德類

論大學明德新民之道

先生既除煥章待制侍講冬十月辛丑受詔進講
大學閏月辛酉晚講先生講及數次復編次成帙
取旨進入上喜令點句以來他日請問上曰宮中
喜讀其要在求放心先生頓首謝
此篇專論人性有氣稟物欲之累古人必先自明
其德推之以盡新民之道

天道
流行
發育
萬物

臣竊謂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而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
者以為一身之主但其所以為此身者則又不能無所資乎
陰陽五行之氣而氣之為物有偏有正有通有塞有清有濁

得氣正且通者為聖為賢
得氣正且通者為聖為賢
得氣正且通者為聖為賢

聖賢教人為孝之要
大孝明德之道

經

精義

一

有純有駁以生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為人得其偏
且塞者為物以人之類而言之則得其清且純者為聖為賢
得其濁且駁者為愚為不肖其得夫氣之偏且塞而為物者
固無以全其所以生之全體矣惟得其正且通而為人者
則其所以生之全體無不皆備於我而其方寸之間虛靈洞
徹萬里粲然有以應乎事物之變而不昧是所謂明德者也
人之所以為人而異於禽獸者以此而其所以可為堯舜而
參天地贊化育者亦不外乎此也然又以其所得之氣有清
濁純駁之不齊也是以極清且純者氣與理一而自無物欲
之蔽自其次者而下則皆已不無氣稟之均矣又以拘於氣
稟之心接手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欲聲口之
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者又豈可勝
言哉此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日益昏昧而此
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已是則雖曰有人
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為堯舜而參天地然亦
不能有以自知矣是以聖人施教既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
後開之以大學之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
之即其所養之中而發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脩
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致其明之之實
也夫既有以發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其明之之實則吾
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無有氣質物欲之累
而復得其本然之明哉是則所謂明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為
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
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為物欲之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

大率
新民
之功

大相遠者今吾既幸有以自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迷惑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為之惻然而思有以救之哉故自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欲有是明德而不能自明者亦皆如我之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謂新民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已而當明與其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為而吾之所以明而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為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矣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姑以至善目之此傳所以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為大學之教者所以慮其理雖復而有不純欲雖克而有不盡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而必以是為明德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 經進大學講議

論大學傳首章釋明德之義

事目已前

此段專論帝堯文王明德之效

臣謹按此傳之首章釋經文明明德之義其曰克明德者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唯文王能明之也夫人之所以不能明其明德者何哉氣稟物欲害之也蓋氣偏而失之太剛

人心
為氣

空齊

五續集卷二

三

稟物欲之害

文王能明其德

帝克能明其德

則有所不克氣偏而失之太柔則有所不克聲色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貨利之欲蔽之則有所不克惟文王無氣稟物欲之毫之偏蔽得以害之則皆有所不克惟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能有之勝之而無難也其曰顧諟天之明命者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故人之明德非他也即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事親事長飲食起居其所當然各有明德人唯不察於此是以氣稟物欲得以蔽之而不能自明常自在之無少間斷真若見其參於前倚於衡也則明德常明而天命亦我矣其曰克明峻德者人之為德未嘗不明而其明之為亦未嘗不大但人自有以昏之是以既不能明而又自蔽一物之小唯克舜能明其大德而無昏暗狹小之累是謂止於至善也皆自明也者言此上所引三句皆言人當有以自明其明德也故自明其明德則能治其天下國家而有以新民矣同上

論大學傳二章釋新民之義

事目見前

此段專論日新不已之功

臣謹按此傳之二章釋新民之義也蓋沐浴之盤者常用之器而銘者自儆之辭也古之聖賢兢業業固無時而不戒謹恐懼然猶恐其意有所怠而忽忘之也是以於其常用之器各因其事而刻銘以致戒焉欲其常接乎目每儆乎心而不至於忽忘也其辭所謂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則取沐浴之事而言之蓋人之有是德猶其有是身也德之本明其

聖賢因事致刻銘戒

成湯之日新之功

猶身之本潔也德之明而利欲昏之猶身之潔而塵垢汙之也一旦存養省察之功真有以去其前日利欲之昏而日新焉則亦猶其疏淪澡雪而有以去其前日塵垢之污也然既新矣而所以新之功不繼則利欲之交將復有如前日之昏猶既潔矣而所以潔之功不繼則塵垢之集將復有如前日之污也故必因其已新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使其存聖賢為孝未已之道養省察之功無少間斷則明德常明而不復為利欲之昏亦如人之一日沐浴而日日沐浴又無日而不沐浴使其疏淪澡雪之功無少間斷則身常潔清而不復為舊淪之污也昔成湯所以反之而至於聖者正惟學於伊尹而有得於此故有感乎沐浴之事而刻銘於盤以自戒焉而稱其德者亦曰不遇聲色不直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是東弗弗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皆日新之謂也至詩所謂聖教日齊者則其語意於自新為尤近而教之一字又見其所以日新之本蓋不如是則亦何地可據而能日繼其功哉其發伊尹復政太甲復以始終惟一時乃日新為丁寧之戒蓋於是時太甲方且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而歸是亦所謂苟日新者故復推其嘗以告于湯者告之欲其日進乎此無少間斷而有以繼其烈祖之成德也其意亦深切矣至周武王踐祚之初受師尚父丹書之戒而於几席箴豆刀劍戶牖盥盤莫不銘焉則亦聞湯之風而興起者皆可以為萬世帝王之法矣傳者釋新民之義而及於此蓋以是為自明之至而新民之端也其曰作新民者武王之封康叔以商之餘民昧紂汚俗而失其本心也故作康誥之書以告

教為之日新之本

太甲之日新之功

武王之日新之功

之以此欲其有以鼓舞而作興之使之振奮踴躍以去其惡而遷於善舍其舊而進乎新也然此豈聲色號令之所及哉亦自新而已矣其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者言周之有邦自后稷以來千有餘年至於文王聖德日新而民亦丕變故天命之以有天下是此見足以發明聖德之功其邦雖舊而命則新也蓋民之視效在君而天之視聽在民若君之德昏蔽穢濁而無以日新則民德隨之亦為昏蔽穢濁而日入於亂民俗既壞則天命去之而國勢衰弊無復光華如人向老如日將暮日周日瘁日昏日暗不覺滅亡之將至若其有以自新而推以及民使民之德亦無不新則天命之新將不旋日而至矣其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盤銘言自新也康誥言新民也文王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即至善之云用其極者其止於是而已矣同上

大學傳三章釋止善之義

事目見前

此段專一發明當止之道

臣謹按此傳之三章釋經文止於至善之義其曰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者以民止於邦畿明物之各有所止也其曰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者言鳥於其欲止之時猶知其當止之處豈可人為萬物之靈而反不如鳥之能知此皆發明當止之義所止而止之也其引穆穆文王以下一節則以聖人之止而明至善之所在也蓋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以萬物庶事莫不各有當止之所但所居之位不同則所止之善不一故為人君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仁為人臣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敬為人子則其所當止

文王緝熙之敬道

此天
理人
倫之

者在於孝為人父則其所當止者在於慈與國人交則其所當止者在於信是皆天理人倫之極致發於人心之不容已者而文王之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者亦不能加毫末於是焉但衆人類為氣稟物欲之所昏故不能常敬而失其所止唯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故傳引此詩而歷陳所止之實使天下後世得以取法焉學者於此誠有以見其發於本心之不容已者而緝熙之則其敬止之功是亦文王而已矣詩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正此意也然君之所以仁臣之所以敬子之所以孝父之所以慈朋友之所以信皆人心天命之所以自然非人之所能為也但能因事推窮以至其極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天下之物皆有以見其至善之所在而止之矣其引瞻彼淇澳以下其意則以明夫所以得其至善而止之方與其得止之驗也夫如切如磋言其所以講於學者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如琢如磨言其所以脩於身者已密而益求其密也此其所以擇善固執日就月將而得止於至善之由也恂慄者嚴敬之存乎中也威儀者輝光之著乎外也此其所以晬面盎背施於四體而為止於至善之驗也盛德至善而不能忘蓋人心之所同然聖人既先得之而其充盛宣著又如此是以民皆仰之而不能忘也盛德以身之所得而言也至善以理之所極而言也切磋琢磨求其止於是而已矣其引於戲前王不忘以下一節則因上文民不能忘而言也蓋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

淇澳
切磋
琢磨
之功

大學
止於
至善
之効

先王
盛德
至善
之澤

也蓋賢其賢者聞而知之仰其德業之盛也親其親者子孫

保之思其覆育之恩也樂其樂者含哺鼓腹而安其樂也利其利者耕田鑿井而享其利也此皆先王盛德至善之餘澤故雖已後世而人猶思之愈久而不能忘也同上

論大學傳四章釋物有本末之義

事目見前

此段專謂已德既明而民德自新是謂之本若分爭辨訟求以新之則為末矣

聖人德盛仁熟極於至善而民自服

臣謹按此傳之四章釋經文物有本末之義也蓋言聖人德盛仁熟所以自明者皆極天下之至善故能大有以畏服其民之心志而使之不敢盡其無實之辭是以雖其聽訟無以異於衆人而自無訟之可聽蓋已德既明而民德日新則德其本之明效也或不能然而欲區區於分爭辨訟之間以求新民之效其亦末矣

論大學傳所以釋經之義

事目見前

此段專謂傳文所引皆發明正經以示學者用力進德之也

此言明德止善之功

臣又謹按自此以上大學之傳以釋前章正經之義者也其言克明德者欲學者自強其志以勝其氣稟之偏物欲之蔽而能明其明德也其言顧諟天之明命者欲學者之於天理心存自在而不可以頃刻忘也其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者欲學者深自省察一日沛然有以去惡而遷善則又如是日日加功而無間斷也其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者欲學者之不以小善自足而益進其功以求止於至善亦日新之意

凡此教者其言雖殊其意則一臣願 陛下深留聖意而實致其功必使一日之間曉然有以見夫氣稟物欲之為已害脫然有以去之而無難則天理之明瞭然在目而有以為日新之地矣然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如既切而復磋之如既琢而復磨之以至於至善在我而無所不用其極則宋雖舊邦而天之所以命 陛下者則新矣如其不然則臣恐天下之勢將有如前章所謂向老而將暮者臣不勝大懼惟

陛下留意

同上

按門人董銖記云初先生既寫成冊子標貼要語皆畢欲寫成句讀而未敢啓上忽曰可一就點成句未既進上又之一日講畢留身奏曰臣所進入講義冊子必經 聖覽上頷之又奏不知於聖意如何 上欣然曰看來緊要處只在求放心耳先生頷首曰聖學高明宣諭極是老師宿儒窮年竟月不曾見得此意說得此語 陛下天縱生知拈出此求放心語正是聖學要領願推之以見於實行則天下幸甚不患不為堯舜之君也先生出謂門人曰上可與為善願常得賢者輔之天下有望矣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

續集

○脩身類

謂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

是年春三月召先生赴行在冬十月丙子至在所

辛巳入對乘拱殿首論大學之道在乎誠意正心

脩身以及於齊家治國平天下

上為之動容十一月戊辰除武學博士既拜命遂

歸

此段專一發明格物窮理所以為脩身之本而家

齊國治天下平皆此基焉

臣聞大學之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而
家之所以齊國之所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然

格在之脩
物乎本身

大李
孔氏
書之遺

身不可以徒脩也深探其本則在乎格物以致其知而已夫
格物者窮理之謂也蓋有是物必有是理然理無形而難知
物有迹而易睹故因是物以求之使是理瞭然心目之間而
無毫髮之差則應乎事者自無毫髮之繆是以意誠心正而
身脩至於家之齊國之治天下之平亦舉而措之爾此所謂
大學之道雖古之大聖人生而知之亦未有不學乎此也自
是以來累聖相傳以有天下至於孔子不得其位而筆之於
書以示後世之為天下國家者其門人弟子又相與傳述而
推明之其亦可謂詳矣而自秦漢以來此學絕講儒者以詞
章記誦為功而事業日淪於卑近亦有意其不止於此則又
不過轉而求之老子釋氏之門內外異觀本末殊歸道術隱
晦悠悠千載雖明君良臣間或一值而卒無以復三代之盛

人君
當附
事以
觀理

考驗
經史
於心
會

由不知此故也恭惟 皇帝陛下聖德純茂爰自初潛以至
為帝仁孝恭儉之德信於天下紛華盛麗一無所入於其心
此其身可謂脩矣而臨御天下暮年於此平治之效未有所
聞臣竊疑之意者前日勸講之臣限於程式所以聞於 陛
下者不過詞章記誦之習而 陛下求所以進乎此者又以
過取之老子釋氏之書是以雖有生知之性高世之行而未
嘗隨事以觀理故天下之理多所未察未嘗即理以應事故
天下之事多所未明是以舉措之間動涉疑貳聽納之際未
免蔽欺平治之效所以未著由不講乎大學之道而溺心於
虛無之過也臣慙愚抵冒罪當萬死然願 陛下清閑之燕
博訪真儒知此道者請而明之考之於經驗之於史而會之
於心以應當世無窮之變則今日之務所當為者不得不為

所不當為者不得止以至於臣下之忠邪計慮之得失不特燭照數計而可否黑白判然矣若是則意不得不誠心不得正正是以脩身齊家平治天下亦豈有二道哉臣之所聞於師者如此自常人觀之疑若迂闊陳腐而不切於用然竊以為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天下之事無急於此矣伏惟 陛下廣天日之照俯賜開納非獨微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

按先生有與魏國錄帖云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

天顏溫粹酬酢如響第二奏言路壅塞壁倖乖張則不復聞聖語矣王詹事十朋與先生書曰過玉山邂逅侍郎汪丈極口稱道登對三劄所論天理人事備數千言高見遠識當於古人中求之也

謂當脩身以齊家

事目見前聖學類第二段

此段專言治國平天下在於先齊其家

齊家為治之本

修身為治之本

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人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入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躬於上妾承接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有德也才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恩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如不能齊家者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修身動以禮義使之有以服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何以正其宮壺杜

坐齊之本

一貫集卷二

二

其請託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內惟聖
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已酉擬上封事 光宗初政

論大學脩身之義

事目見前聖學類第四段

此段首論身心應物之本以發明大學先後之序
末謂悅親在乎誠身旨意深切著明可謂得知本
之要

臣竊謂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為本而天下國家為末
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
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脩其身
則本必亂而末不可治不親其親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

下之天身生

無以及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天下國家皆
本於身又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皆本於此蓋君猶
表也民猶影也表正則影無不正矣君猶源也民猶流也源
清則流無不清矣若夫天下之物則有親有疎有近有遠而
心之應物則有重有輕有長有短親者重而疎者輕近者長
而遠者短重而長者在所先輕而短者在所後亦理勢之必
然非人之所能為也是以此章詳陳大學之條目曰格物曰
致知曰誠意曰正心曰脩身曰齊家曰治國曰平天下凡有
八事而於章末獨以脩身齊家二事結之亦猶前章知所先
後之云而其旨亦以深矣臣願 陛下清閒之燕徒容諷味
當存於心不使忘失每出一言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
得無有所害乎每行一事則必反而思之曰此於脩身得無

大學
條目
八

經文

誠所以身
悅乎親

大學
傳文
發明
經意

有所言乎小而頌笑念慮之間大而號令黜陟之際無一不
 反而思之必無害也此所謂悅親有道在手誠身然後後之有言則不敢也則又夙興而
 思之曰吾於吾親得無有未厚乎夜寐而思之曰吾於吾親
 得無有未厚乎以至於出入起居造次食息無時不反而思
 之必已厚也然後守之而勿失一有未厚則又恐懼而益加
 厚焉念念如此無少間斷則庶乎身脩親悅舉而措諸天下
 無難矣惟陛下深留聖意臣又謹按大學文自則近道矣
 以上為前章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以下為後章前章
 畧提綱領後章細分條目鉅細相涵首尾相應自為詳備蓋
 夫子所誦古經之言而曾子記之自此以下傳文十章則曾
 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然必先讀經文使之習熟而綱領條
 目羅列膏中如指諸掌然後博考傳文隨事體察而實效其
 力使吾所以明德而新民者無不止於至善而天下之人皆
 有以見其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之效則天下之
 道不在於書而在於我矣

經進大學講義 卷宗初政

類編標註文公先生經濟文衡卷之二



